

第四回 小書生移眉戲老師 蠢丈母變心逐嬌婿

先生名分雖然重，也要才高驚眾。若憑口耳教人誦，安可羈天縱？分明一對嬌鸞鳳，若弄風波相送。不知樂也焉知痛？但做癡人夢。

右調《桃園憶故人》

話說廉清用移眉戲法，正捉弄逢寅，忽一眼見幸尚書走入，恐怕看見先生面孔便要罪他，便急急念咒解了。幸尚書卻不遜入，側身竊視。只見廉清跪在地下，兒子卻在旁掩著嘴笑，又見先生含怒而坐，雙手摩腹，歎氣不已。幸尚書看了半晌，不知是何緣故，只得走入向先生拱手。

逢寅正氣得沒法，忽見幸尚書走來，恐怕看見眉目顛倒可羞，忙用手捂著面孔，立起身來說道：「我晚生叨居西席，怎反受門牆之侮？了不得，了不得！」說罷，依舊去坐著。幸尚書看見他如此，不好細問，便點頭喚公子到旁邊去問道：「今日先生為何如此？」幸公子也不說詳細，只指著廉清說道：「是他捉弄壞了先生的面孔，故此先生著惱。」幸尚書聽了大驚，忙走到廉清身旁問道：「你是個聰明人，豈不聞一日為師終身若父？先生的面孔你如何敢作弄壞他的。」廉清道：「先生鄙薄小婿久矣。凡事圖賴，欲加小婿之罪。小婿因念師生名分，不得不順受其罪。若圖賴說壞了先生面孔，這事小婿也不必辯，只請大人看看先生面貌。若是先生面貌有損，門生甘罪無辭，若照常無恙，則圖賴不問可知矣。」幸尚書聽了，只得來看逢寅，逢寅見幸尚書走近身來，只認做眉目還未復原，因將手放下道：「老先生請看，終不成晚生是這等眉眼。」

幸尚書近前一看，見原是好好的一個面孔，心下便有些不悅。便說道：「從來婿稱嬌客，有半子之份。今先生鬚眉如故，而虛言有損，令其長跪。毋乃視吾子是尚書之子，視吾婿為外人？不厲教誨，而分彼此也！」逢寅見說鬚眉如故，便連忙復取鏡一照，見眉目依然。只得施禮道：「晚生謬叨師範，實與割股同科，焉敢徇私。不厲教誨。但令婿頑惡已非一端。又自持小慧，佞口巧飾。不從師教，終日默坐書房。晚生久欲面言，卻念是老先生愛婿，不敢出口。不期今日與令郎講解書史，只見令郎發笑，細究笑因，方知是令婿用幻術將晚生眉移眼下。因恨其戲辱師長，故薄施責罰，非有他意。」

廉清還要強辯，幸尚書因作怒道：「小子怎如此狂妄？不思進益之功，但逞愚頑之性，何自棄乃爾？你說從師在館中讀書，你且說，一向所讀何書？」廉清道：「既負讀書之名，則何書不當讀，莫說眼前經史，就是大人一樓珍秘，皆在小婿腹中矣。焉能一一舉其名，以應大人之明問。但思讀書不足貴，明理為貴。故小婿只喜默認潛通，以會聖賢之旨。先生這些陳章腐句，褊見浮詞，小婿實不願聞。」

逢寅聽了大怒道：「你有何本領實際，敢在尊長面前放肆！若論你這等大言不慚，就該出個大題目，考你一考，恐人說我有成心。也罷，我如今出一對與你對。你若對得來，便見你才情高逸，是我污蔑你了；若對不來，只跪到天明，起來還要受責。你可敢對麼？」廉清道：「就是大題目見考，門生也不怕，何況小對。但請出來我對。」逢寅只因道聽了一個絕對，記在胸中，故如此說。見廉清敢對，轉假思了半晌，方終念出一句道：

北斗七星映水連天十四點

幸尚書聽見先生出了這對，想一想，殊覺難對，心甚躊躇。不期廉清聽了笑說道：「這樣對，要對何難，怎也來難人。」幸尚書道：「既是不難，何不對來。」廉清道：「這樣對莫說一對，便兩對也不難。但須放我起來才對。」幸尚書道：「先生規矩，不可不尊。還是對了起來才是。」廉清道：「自古詩成七步，從未聞跪著對對之禮。」逢寅見他借此推辭，料難對出，等他對不來再羞辱他。便說道：「既是這等，且容你起來。對不出來再跪不遲。」廉清隨立起身來，信口念道：

西方五百燃燈照壁一千尊

幸尚書見廉清果然對了，又對得切當。因笑嘻嘻對著逢寅問道：「先生你道此對，對得如何？」逢寅心下拿穩廉清絕對不出來，進見他容易易對了，正驚得沒擺佈。忽聽幸尚書又含譏來問，甚覺沒趣。欲眨它不好，卻又眨不出；欲要贊揚幾句，一時又不便倒了旗槍。只得勉強說道：「令婿才是有些，晚生非不知。只怪他好為誇詐之言，故我晚生每每抑之，欲成全其品。」廉清道：「門生字字皆老實之言，不知哪一句近於誇詐？請先生指教。」逢寅道：「已往者俱不究了，就是方才這一對，也實實虧你對了，只這一對也是你萬分僥倖了，怎又說兩對也不難，豈非誇詐！」廉清道：「這怎叫誇詐，先生若要兩對，便再對一對何妨。」逢寅道：「你若能再對一對，我就真服你是個才子了。」廉清道：「先生請聽。」因信口又對一句道：

長空一虹穿雲隔霧兩條橋

逢寅聽了，只驚得吐舌，因向幸尚書謝說道：「令婿天才，實非等閒所能窺測，晚生甘拜下風矣。」幸尚書滿心歡喜，卻不好現於顏色，只得周旋說道：「小婿雖有些小聰小慧，卻索性頑劣。先生可推薄面善善誘之，學生自然報德。」不一時，家人備出酒來，大家共飲。幸尚書再三寬慰，與逢寅直飲得歡然，幸尚書方才別出。幸公子相送入內去了。正是：

俊骨靈心自不凡，真青何礙出於籃。

如今滿月當頭照，不怕疏星不抱慚。

卻說昭華小姐，自從離了書房歸到繡閣，幸夫人請了一個女教師來，教小姐刺繡描鸞。不期昭華小姐聰敏異常，教著便知。不上年餘，早已件件精熟，繡的做的無不玲瓏鮮巧，奪人眼目。夫人見了甚是歡喜，便將萬卉園中一座花萼樓，與昭華小姐做了臥室，又使兩個侍女跟隨伏侍。一個叫做春花，一個叫做秋萼。二人之中惟秋萼做人乖巧，小姐甚是喜她，日不離身。此時昭華小姐已是十三歲了，卻長成就如一朵出水芙蓉，千嬌百豔。更兼她同著哥哥與廉清讀了這幾年書，出口便成章句，時常繡工之暇，便學做詩消遣，也不甚到前面來。

忽於一日，因見珠簾之外，嫩柳初黃，鶯藏枝內。小姐見了甚覺可愛，一時詩興勃勃，就做了一首七言律詩，自吟自誦，甚覺得意，便攜了此詩來見父親道：「孩兒今日偶學做詩，只不知可是這等做法，來求父親指點。」幸尚書聽了大喜道：「孩兒做詩是絕妙的好事，快拿來我看。」昭華小姐便在袖中取出，雙手送上。幸尚書忙接來一看，只見上寫的詩柄是：

鶯藏嫩柳

妝罷驚聞黃鳥音，幾回閒傍綠楊尋。

只疑密掩絲還弱，不道疏遮色已深。

飛去才知非久住，啼時方識是潛陰。

同形同影防人見，好似春閨兒女心。

幸尚書細細看完，不禁大喜道：「此詩引喻精工，不即不離，大得風人遺意。不意孩兒具此靈穎之才，雖道蘊、班姬不多讓矣。喜得我有眼力，招了廉清這個才婿與妳為配，方成佳偶。不然豈不辜負。」父女俱各歡喜。

過了多時，這日幸尚書因廉清戲惱了先生，只得陪在書房中吃酒，消他之氣。吃完酒辭了先生，遂同公子回到夫人房中，恰好昭華小姐也在房內。幸公子一見妹便朝著她只是笑。小姐見他笑得有因，遂將自己身上週圍看遍，卻無可笑之處。便問道：「哥哥今晚回來，為何朝著妹子只是笑？必有緣故。」

幸尚書見問，知是為此，便也忍不住笑起來。遂將廉清做戲法弄先生之事細細說了一遍，不覺連小姐也笑將起來。笑定，小姐又問道：「後來卻怎麼了？」幸尚書道：「先生大怒，罰他跪著要打。是我再三勸了，方才饒打，便狠狠的出了一個絕對叫他對。幸得廉清果然是個奇才，頃刻間便輕輕對了兩對，使先生不得不服。」小姐聽了便問先生出的是什麼對，他對的又是怎樣的。幸尚書一一說出。昭華小姐道：「此對果真是虧他敏捷，不然只要跪到天明了。然雖如此，少年忒覺輕狂。一個先生豈可如此作弄？只怕將來師生不睦，還有參差。父親還宜規責他才是。」幸尚書聽了點頭道：「孩兒之言甚是有理。」因對兒子說道：「以後廉清與先生有什說話，你須來對我說知。」說罷，各自安寢不題，正是：

名園漫羨好花枝，皆賴東君好護持。

若使風狂還雨橫，安能留得大開時。

過不得兩月，適值文宗發下牌來，著各府、州、縣考試童生。孝感縣知縣早已大張告示在外，催童生到縣考試。幸家家人看見，忙來報知，幸尚書便著兒子與廉清去考。廉清再三推辭道：「小婿學力有限，也不耐煩去考。」幸尚書苦苦叫他去，他只是不肯，只得單打發幸公子由先生陪去，又著家人料理伺候。

不消兩月，府縣有名送到。你想一個尚書之子，搏領青衫，一如吹灰之力。早將幸公子名字高標，不日報到。幸尚書與夫人不勝歡喜。逢寅更加歡喜。次日送幸公子謁廟，拜謝宗師。幸公子披了紅，坐在馬上，一對對彩旗吹竿，一路迎了來家，好不榮耀。此時親戚盈門，俱來賀喜。幸尚書已大開宴席，著優人扮戲，款待賓朋親戚。

這日逢寅上獨桌，幸尚書下陪。親友列坐，俱各歡然暢飲。飲到中間，諸親戚盡向逢寅，贊他教法高妙，又贊公子年少多才。此時廳後垂簾，夫人同著昭華小姐與眾姬妾侍女，皆在簾內看戲。這廉清在席上，偷眼見昭華小姐坐在簾中，隱隱約約的容光飛舞，直透出簾外，分外好看。因想道：「隔了這幾時不曾相見，小姐竟長成這等標緻，十分可愛。」便推著看戲，東旁走走，西旁坐坐，借此時偷看簾內。

卻說夫人有個兄弟，叫做寧無知，年紀只得二十四五歲，為人甚是尖薄，能言利齒，又倚著姐夫、姐姐的勢，便暗暗在外不務本分，游手好閒，人俱讓他三分。今見外甥進了學，遂來相幫料理。這日在席上，看見廉清好動，風風耍耍，心甚不悅。因想道：「我外甥女這等標緻端莊，卻招了這個厭物。若配得一個宦家公子，我後來也有些風光。」因吃著酒，只是躊躇。忽想道：「除非如此如此方妙，只不知我姐姐意下何如？等我明日慢慢探她，再作算計。」一連忙了幾日，方得清閒。幸尚書同公子出門拜謝去了。

寧無知遂乘便見姐姐問道：「外甥進學，人人稱羨。久聞得姐夫贊廉家學生才高，為何不叫他去考？考做個秀才，也還有些體面。」夫人道：「他哪裡有才。不過是你姐夫溺愛不明，哄人罷了。前日叫他同你外甥去考，他死不肯去，你看他這個臉嘴，可是有才長進的。只可惜你外甥女，這樣聰明，卻配了這個呆子，只好誤她一世罷了。」

寧無知聽了，正合己意，暗暗歡喜，便說道：「這樣看來，果然無才了。我這幾日見他在席上，一些坐性也沒有，怪不得外面人說得不好聽。我做兄弟的聽了，甚是無顏。」夫人聽了忙問道：「外面人怎麼說，你是我至親骨肉，有話不要瞞我。」寧無知笑道：「也沒什話說，只笑我姐夫沒主意。編了幾句歌兒，我還記得，念與姐姐聽聽：

孝感縣，幸昭華，莫怨娘親只怨爺。

不思鳳人豪華子，只想絲牽豆腐家。

兒郎久慣挑清水，小姐新來推磨車。

趕著擠漿三鼓睡，恐遲燒火五更爬。

花容月貌鍋邊秀，雲鬢蛾眉灰裡誇。

好塊羊肉落狗口，說與旁人也要嗟。

莫待後來自己悔，幸喜如今未破瓜。

不如借重媒人力，別尋公子抱琵琶。

夫人忽聽到「推磨」「三鼓」「五更」便不住的流淚，再聽到「羊肉」「狗口」竟大哭起來道：「我當初原是不肯的，都是你姐夫的主意。如今怎麼好！」寧無知見姐姐認真哭起來，便連忙止住道：「是我兄弟一時多口，萬萬不可聲揚。倘然姐夫知道，定要怪我，我就當不起了。」夫人便止住淚道：「今日你姐夫不在家，沒人聽見。我一向懵懵懂懂，含忍在心，你今說明，恨不得立刻將這小孽障逐出，女兒另尋人家，方才快活。兄弟你有什好主意，可快與我計較一個。」寧無知道：「有了姐夫這等門第，甥女這樣人才，怕沒有公子王孫，興興頭頭來求去，就做夫人奶奶。但只是姐姐雖有愛甥女的心腸，只恐姐夫心中偏見了，未必肯聽，說也沒用。」幸夫人道：「你說的哪裡話。我的女兒就是他的女兒。他難道不要嫁好的，倒要嫁不好的？你但放心。我拼著工夫說他轉來，不怕他不依我行事。」

寧無知道：「我看這廉清呆頭呆腦，一些人事不知。況且當初又不曾收他什麼禮物，要變動還是易為之事。但我常聞得，他同甥女在學時過得甚好，不知近來兩人如何？」夫人道：「他們同學時，年俱幼小。過得好不過是貪玩嬉耍。自從你甥女出了學中，將近三年，他兩人從未見面，哪裡還記得了。」寧無知道：「我看甥女倒是個有心機之人，不知她心中又是如何；姐姐也要探探她的口氣方好。」夫人道：「自來女兒隨娘。我自法勸她。你如今只是替我留心尋個鄉宦人家，悄悄來對我說。我自自有主意。」寧無知欣然

答應。又過了一日，回家去了。正是：

非娘苦苦要歪纏，只為雙睛看眼前。

誰料眼前看不定，好將一片結成冤。

幸夫人聽了兄弟的一番言語，信為實然，便時常在幸尚書面前絮叨瑣碎，說招壞了女婿，害了女兒。喜得幸尚書耳朵還硬，只付之一笑。幸夫人見他不聽，便暗暗叫家人小廝，將無作有，來說廉清許多不好之處，要使幸尚書聽見。又吩咐家中人不要敬重他。自此廉清時常與家人小廝們爭鬧，家人只是不理。虧得幸公子往往斥責，家人還不敢十分過甚。廉清也不放在心上。

一日，夫人對了幸尚書發急道：「我的女兒是你嫡親骨肉，一個尚書小姐怕沒有宦家來求！就不然，便尋個舊家子弟結親，也不辱了你。我女兒又不聾，又不瞎，又不是癩腳爛足沒人來求，你為何偏許了這豆腐家小廝做女婿，玷污家門。你先前還說他有許多好處，我還癡心指望，到如今癡頭呆腦，懵懵懂懂，竟像個憨哥。在學中不但不肯讀書，又日日與先生搶白，家人吵鬧。良不良，莠不莠，有什麼好在哪裡？不是我尋事他，你須想想，一個豆腐的種草，有什麼堅牢。若出了我家門，只好依舊去揭腐皮、搗石膏罷了。終不成我的女兒嫁了他，同他做這買賣。我就死也是不願的。」幸尚書聽了笑道：「我的眼睛斷斷不是錯看。你須耐心，後來必要做官。」夫人聽了，一發著急道：「官從書裡來。他讀了這幾年書，考也不敢同我兒子去考，難道官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麼！我時常見了他就要氣得發昏。你想是要氣死我了！」幸尚書笑道：「夫人且不必著急。我自自有處。」夫人見他有肯聽信之意，便暗暗歡喜。

過了數日，幸尚書因想道：「他如今在此學中，外與先生不合，內與丈母不投，叫我一時也難照管。我莫若將他送在西來庵中，等他住些時，再作計較。」遂悄悄叫了一個老家人吩咐道：「廉相公在家讀書不便，況且與夫人近來不睦。你可悄悄送他在西來庵密雲和尚房中。說我老爺致意他，說廉相公借寓讀書。薪水之費，我自著人送來。」家人便去說知。密雲和尚見幸尚書送女婿到庵中看書，不勝大喜，連忙應承。

幸尚書因悄悄對廉清說道：「你胸中所學，惟我識汝有一舉沖天之志。但你行藏磊落，習成傲放，往往與人事不合。故俗眼人每生譏謗。與其在家開釁，不如擇地藏修。我今送你在西來庵密雲長老處安頓。你須潛心理會，以圖上達，勿負吾向日贅你之意。即有他言，勿信可也。」廉清聽了連忙跪下道：「小婿蒙大人垂青馴養，定當致身青雲，以報此鑒拔之恩。安忍自棄。」幸尚書聽了大喜，連忙扶起。又悄悄付了五十金與廉清道：「取去以為攻書之用。至於日用之事，我自著人照管。」廉清便要入內拜辭丈母，幸尚書忙止住道：「不消，遲遲可也。」廉清只得別過，同著老家人到庵中而去。正是：

非狂非妄也非癡，人到多才自不羈。

舉動俱從天上見，世間淺眼豈能知。

廉清去後，幸夫人甚是歡喜，便時常與兄弟商量，要勸女兒改嫁，一日因走到花萼樓來與小姐說話。因這一說，有分教：

萱草生愁，桃夭抱恨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